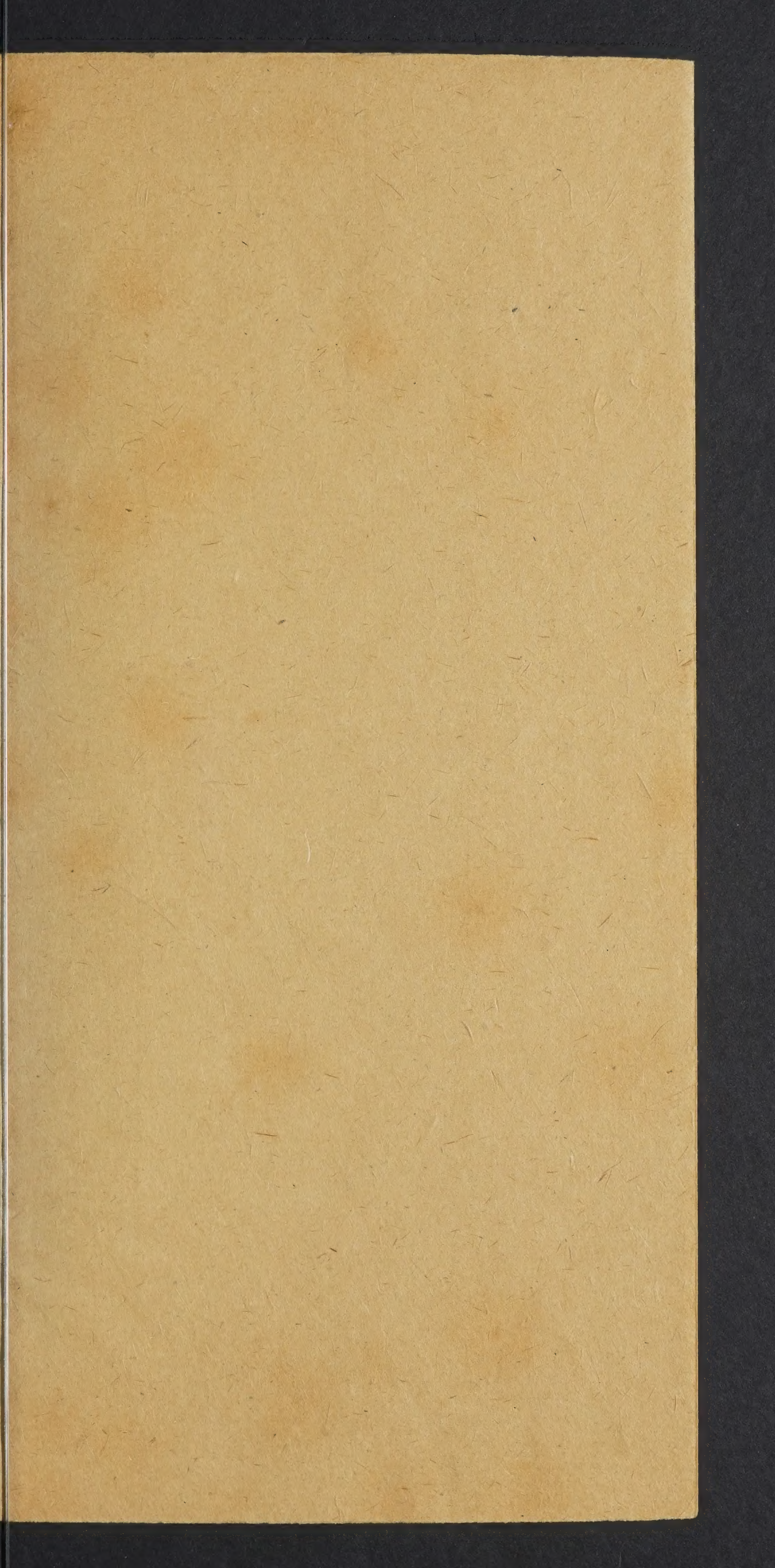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九十一冊

北齊 邢特進 魏特進





邢特進集

邢特進集題詞

濟陰温鵬舉鉅鹿魏伯起河間邢子才爲北朝文人稱首楊遵彥文德論云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然則温邢在當日兼以行顯非伯起驚蛺蝶

比也子才讀書五行俱下獨不喜讎
校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
復校此言頗疎率而後世才士間宗
其說余度隋唐以來至今日書籍多
子才時更數倍苟欲徧識塗叟出此
所謂漢高取天下得意者關中耳置

學一奏事關典教餘文無絕殊者漢
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君相
莫能遵用太史公三致慨焉以元魏
靈后之時子才欲伸其志予竊難之
異同变安賢愚並接抱此天資與物
無忤然在坐作表袁𢖍怒為小兒言

論相輕崔暹奪其帝聽甚哉入世之不易也

婁東張溥題

邢特進集目録

又

爲李衞軍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

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

爲潘司徒樂讓表

爲司空景讓表

奏

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書

答袁肇修書

詩

附錄

本傳

邢特進集目錄終

邢特進集卷全

齊河間邢邵子才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新宮賦

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耽耽、而斯千之秩秩、豈西京之足偉、故東都之所匹、爾其狀也、則瓌譎屈奇、瀾漫陸離、嵯峨崔嵬、巉巗參差、若密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

菱華之與蓮蔕、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拔、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融洩、間朱黃之赫曦、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以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容、陰梁北注、陽烏南施、百楹列倚、千櫨代支、或據險而形固、或居安而勢危、

詔

爲齊文宣受禪赦詔

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古今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値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顚墜、俾亾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歷數、念在褰裳、

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冰、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祥、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其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兕、庸可庶幾、思其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

表奏

百官賀平石頭表

大江設險，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兕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爲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濤將順，劒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於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賀老人星表

冥貺未已，靈應猶臻，以某夜老人星見，達旦揚

光經句未滅雖三星共色五老同遊擬之於此故無與匹自非玄風感極聖敬迴天何能使休徵秘祉相尋而至故以朝夕相趨史無停筆

爲文襄讓尚書令表

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懸衡庶物準納羣僚何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爲易

又表

正以晝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

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是陵夷之運

為李衛軍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

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涓澮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衰先人之斂請同虞邱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焦蒲既茂枝葉實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僉諧允在伏願迴恩徙授以答具瞻

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

貂鼲映首日月在躬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懃量力明闕自知在粱之譏無得諠華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噂嗒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總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豈得用膺茲忝

為潘司徒樂讓表

武皇帝運屬繼元事深微禹擢蚩尤之陣破尋

邑之師義開金石理昜肅駘遂日奉羈勤有事

風塵徒備烏背之毛曾無馬箠之力

爲司空景讓表

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人見收蓮

衆台階堪均鼎足昨者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

之爲累非直微躬

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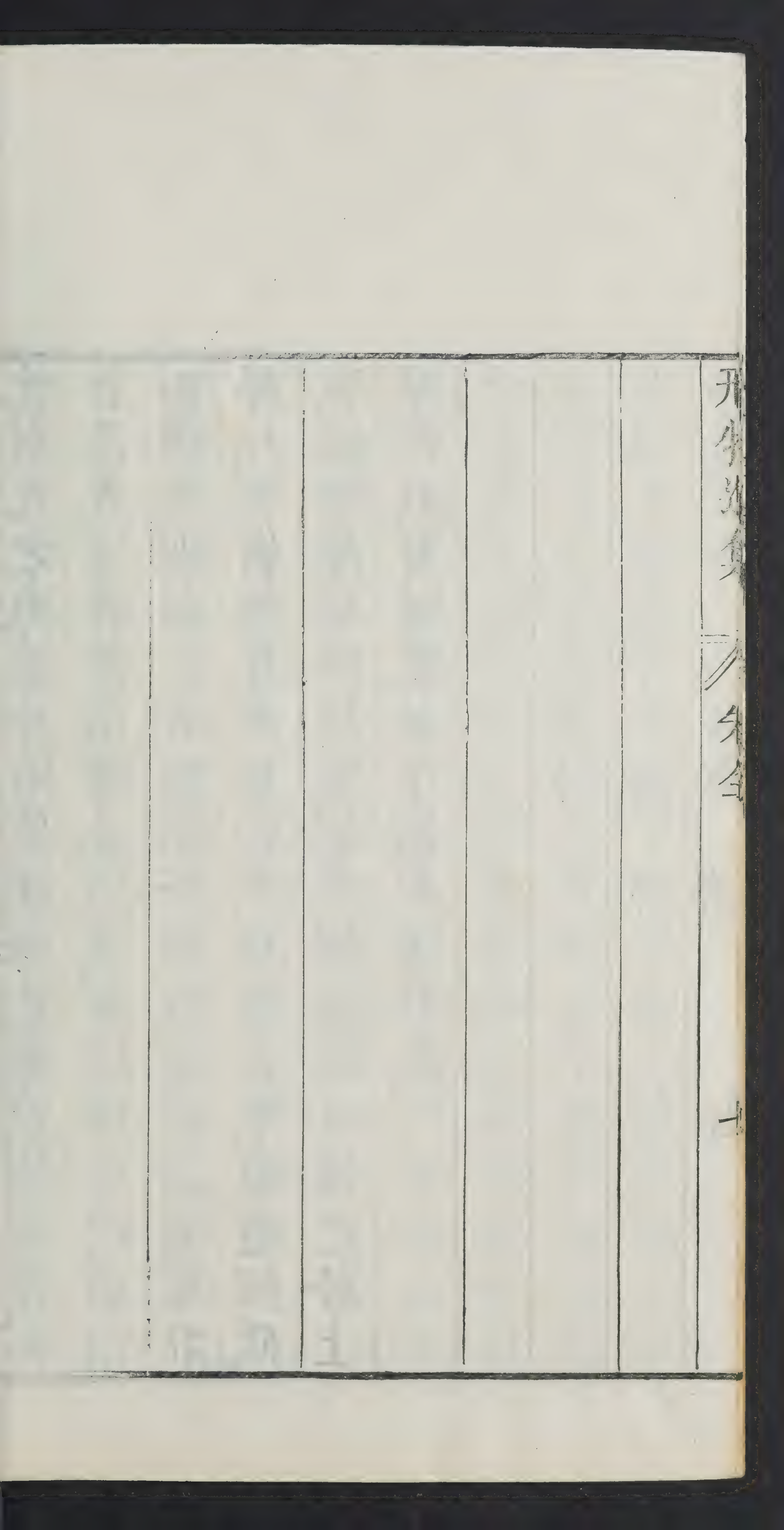
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

之執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跋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版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

遠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
之林、膠庠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
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
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
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
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
邱畝卽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
無實此臣子所以匪甯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
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

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誚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非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甯土木之功并減瑤

光材旡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
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
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
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
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
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書

答袁肇修書

魏齊世臺郎、多交通饟遺、肇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邵時爲尚書、與肇修有舊、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肇修爲清郎、大寗初、肇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歷兗州、時邵爲兗州刺史、别後遣送白紬爲信、肇修不受、與邵書、邵答之、

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遺辛術書

術魏末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雎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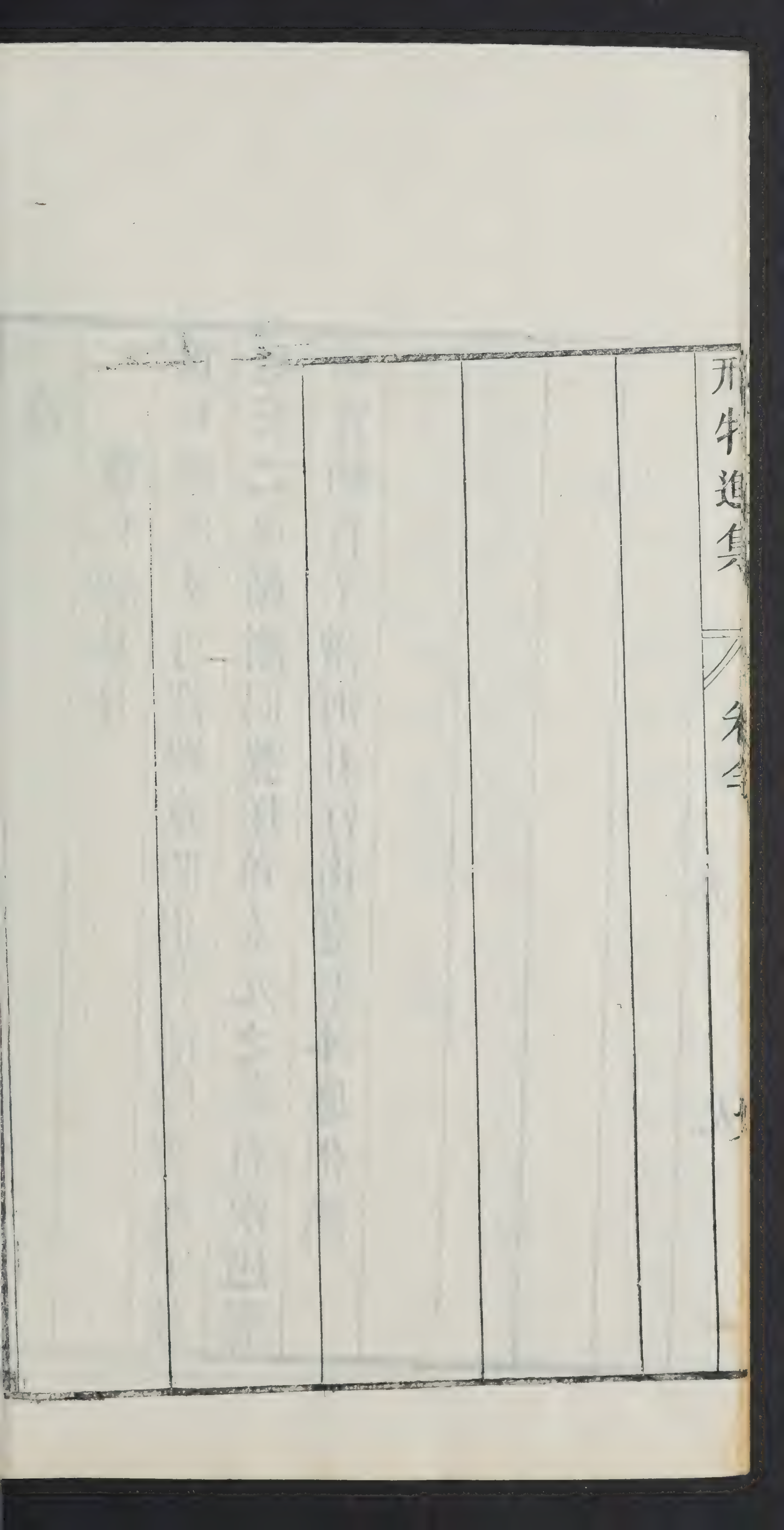
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所司、不復聞奏、郡閭遺術書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序

蕭仁祖集序

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



議

皇太子東面議

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陛卬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

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大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皆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避尊

位。非爲向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絕旁親世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爲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爲避明爲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非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爲尊寘

會避案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東不敢曠左君在惡室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爲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爲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

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冢宰太子爲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疎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爲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案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

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爲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爲允。

宮吏之姓與太子同名議

案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之生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案春秋經衛石惡出奔晉，在衛侯衎卒之前。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於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子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

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宮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尚書更補他職、

改葬服議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子才議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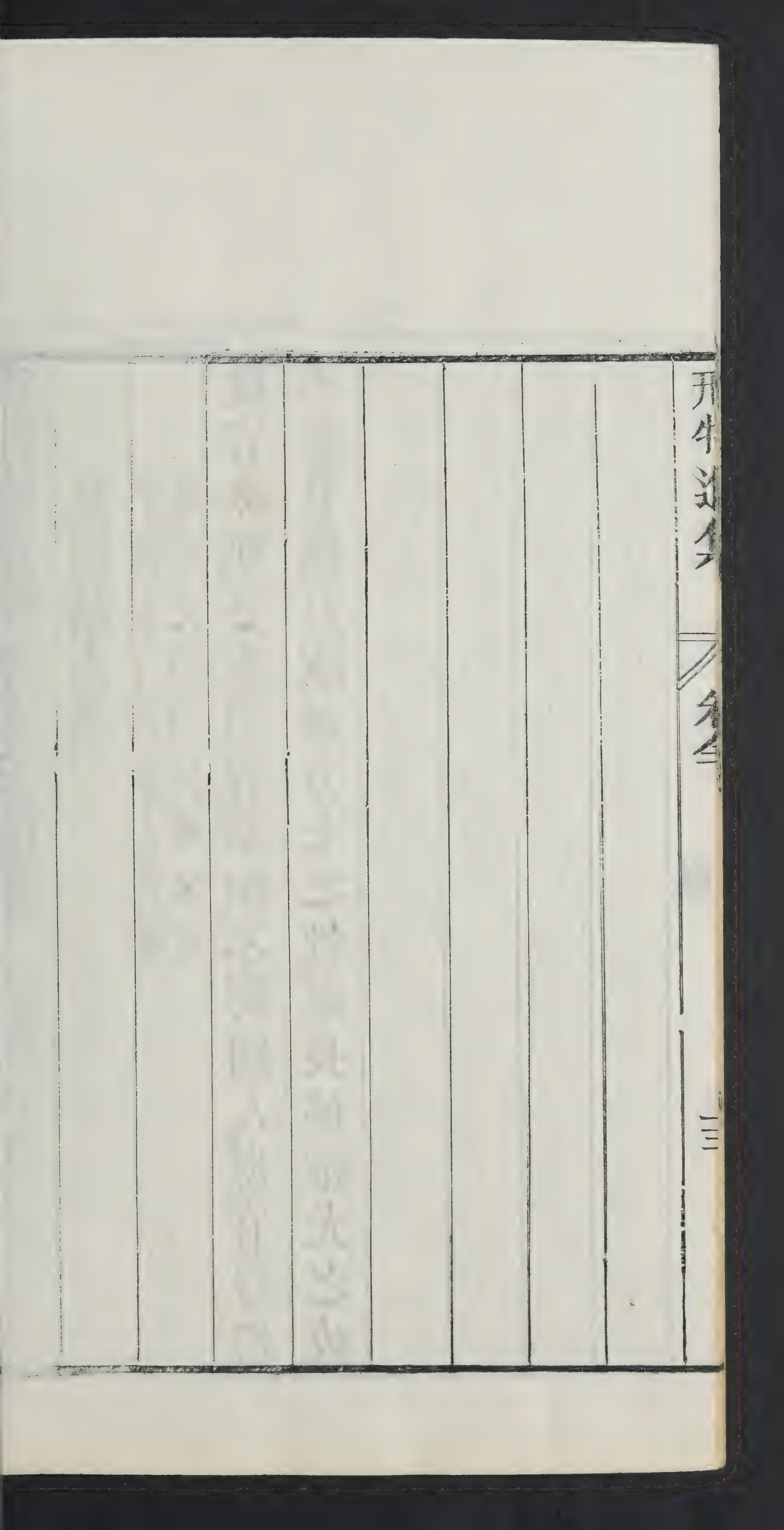
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而止言三人

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訊囚請占議

準舊皆許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鬬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雞犬之功。



甘露頌

歷選列辟、逖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莫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功深徵禹、業隆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脩、廣輪四海、提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宸居兩楹、恭巳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塞、禮有

大成、樂無慙德、用天之道、順帝之則、
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敘、九叙惟歌、風輪
躡漢、毛舟沈河、玉龜出沼、鳴鳳在阿、
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氷鮮、審房
下結、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旗、
日月已明、宇宙巳廓、鼓鉦成詠、挹水爲樂、以爲
玄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

銘

文襄金像銘

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極，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凒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鐫、神儀內瑩，寶相外宣，圓光照耀，映被無邊，靈應盼響，感發大千，鍾福旒纘，其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誠歸妙覺、標志上玄，託銘斯在，曠刼方傳，

獻武皇帝寺銘

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造區夏、功高伊呂、道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外、影響妙法、咫尺天人、曉夜自分、不勞鷄鶴之助、六時靡惑、非待壺箭之功、永寄將來、傳之不朽、詞曰、

用分行坐、以敎戒行、苦罪祈福、傲狠成敬、萬國咸亨、一人有慶、方傳自久、是用成詠、

廣平王碑

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効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鬱爲時宗墻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叅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爲論愛詔成文碧鷄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

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寮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爲雅俗之表、幾成社稷之鎭、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膺斯多福、降此永年、奪摶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貫日銷、崑嶽既燬、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落落千仞、我有檝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踟蹰緹袞、絳帳韋編、尋微啓奧、破理

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日先民誰堪長久

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爲不朽

冀州刺史封隆之碑

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此邱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袞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

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岳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禀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景明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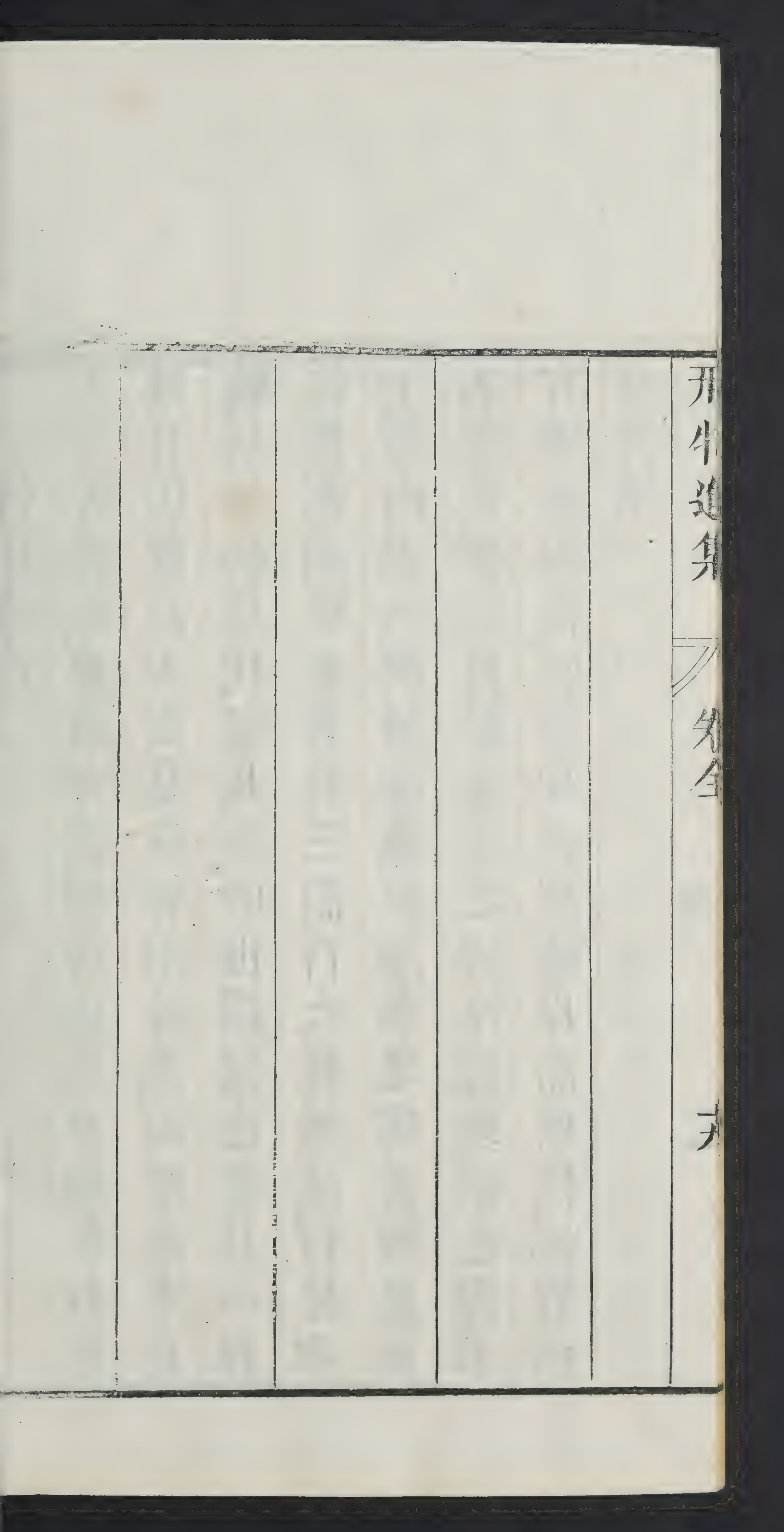
九土殊方，四生舛類，昏識異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泰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濟灤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馮海之力，孰不曠息栢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喻，風電詎可爲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兹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沉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長，身世其猶夢想，榮辱譬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兹空假，袪洗累惑，擯落塵埃，苦器易彫

危城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劫代緬邈朕跡遐長草木不能況鈌塵沙莫之比形日晷停流星光輟運香雨旁注甘露上懸降靈迦衛擁迹忍土智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

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正覺如遠一念斯在德尊三界神感四大川流自斷火室不然衣生實樹座踊芳蓮智固有極道場無邊

升州寺碑

夫至道寂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巳照而大夜莫曉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刼悠緬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氿氿慾網孰能解其三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烟踊沙屬恒沙未足爲言積塵所不能喻皆云出没生死之河浮沉愛欲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脫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汎寶船而利涉



文宣帝謚議

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揖讓羣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修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甯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

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擬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諡，抑惟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文宣帝哀策文

皇路啓扉，輴菆弛殯，八校案部，六卿且引，攀蜃輅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

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玄德，實啓蒼精，風后之陳，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援戈推轂，禀律襲行，野無完陳，邑少

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映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旣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巳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靈載擾甘露瀼瀼青龍蟜蟜武功巳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埃銷戟藏弓齊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闇虛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綍巳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逝異騎龍之更反凊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晩千官悲而雨注萬國哀

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俱收斂焉示去者元自

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絕

兮千秋、

太尉韓公墓誌

立事立言，是爲勿替，上公上德，實繫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是以萬鍾四牡，昌奕於徃代，長組高冠，陸離於前祀，及負笈追陪，結爻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隅隩，理合精微，非存嚮越，廢寢食以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翛翛絶囂，滐亭亭孤鶴，入自雲霞，忘情譽毀，同嗣宗之於善惡，齊心得喪，若叔夜

之於愠喜。方將受在三九、追蹤二八、弘大道以事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天德不厚、神聽多愆、仁勇一亡、辯智同盡、

李禮之墓誌

食有奇味。相待乃餐。衣無常主。易之而出。

樂府

思公子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詩

三日華林園公宴

迴鑾自樂野、弭蓋屬瑤池、五丞接光景、七友樹風儀、芳春時欲遽、覽物惜將移、新萍已冐沼、餘花尚滿枝、草滋徑蕪沒、林長山蔽虧、芳筵羅玉俎、激水漾金卮、歌聲斷以續、舞袖合還離、

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館

年病從橫至、動息不自安、兼豆未能飽、重裘詎解寒、況乃冬之夜、霜氣有餘酸、風音響北牖、月

影度南端、燈光明且滅、華燭新復殘、衰顏依候昳、壯志與時闌、體羸不盡帶、髮落强扶冠、夜景將欲近、夕息故無寬、忽有清風贈、辭義婉如蘭、先言歎三友、次言慙一官、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審諭（一作諭）雖有屬、筆削少能干、（一作刊）高足自無限、積風良可摶、空想青門易、甯見赤松難、寄語東山道、高駕且盤桓、

冬日傷志篇

昔時惰遊士、任性少矜裁、朝驅（一作馳）馬縱勸、夕

銜態耳杯折花步洪水撫琴望叢臺繁華夙昔改衰病一時來重以三冬月愁雲聚復開天高日色淺林勁鳥聲哀終風激簷宇餘雪滿條枝遨遊昔宛洛踟躕今草萊時事方去矣撫已獨傷懐（一作懐哉）

七夕

盈盈河水側朝朝長歎息不怪漸衰苦波流詎可測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帶廻鑾已沾軾不見眼中人誰堪機上織願逐青鳥

去、甓因希羽翼

齊韋道遜晚春宴

日斜賓館晚、風輕麥候初、簷喧巢幕燕、池躍戲蓮魚、石聲隨流響、桐影傍巖疎、誰能千里外、獨寄八行書、

應詔甘露詩

膏露且漸洽、凝液淌於旗、草木盡霑被、玉散復珠霏、誰謂穹昊遠、道合若應機

賀老人星詩

瑞動星光照化穆月輪重典徵符祉籙將以贊

時雍



附錄

本傳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

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

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集賓食翻

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勑令恒直內省、給御食、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

其可否然後施行時徵爲國子祭酒以親老
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
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
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勅有司別議經始、旣而遷太
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
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
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
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皇帝
崩、凶禮多見訊訪、勅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

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
覽墳籍無不通曉晩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
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咨稟質疑去惑爲世指
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邵援筆立成證引該
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
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
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
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
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

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窗上賓至下而共啜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手大笑性

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抆淚而巳。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孼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魏特進集

魏特進集題詞

魏伯起少慚弄戟終免逐兎文章大手激成于調笑一言鄭伯誠有功哉魏書失實穢史流謗然据摭宏博實當時偉作論邢魏者以魏彷任樂安邢彷沈隱侯余謂伯起生平文體得

之樂安固多若問史才隱侯宋書亦
其兄事也魏帝大射令群臣賦詩伯
起有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之句
高文褒壯之稱國光彩侯景冠叛伯
起草檄氣雄萬夫至言景竦悖棄若
孤雛毋戀戀亂臣勤勤賊子直南朝

藥石豈止騰聲北土哉魏齊文誥典
司最久世罕流傳作賦大才雅自期
許乃新殿南狩庭竹離懷諸篇亦未
得見使無魏書幾無以表著後代矣
且謗深陳壽而福踰崔浩尤從來史
官之極幸者也

婁東張溥題

魏特進集目錄

上魏書十志啓

移文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爲東魏檄梁文

書

與李德林書

重遺李德林書

議

皇太子西面議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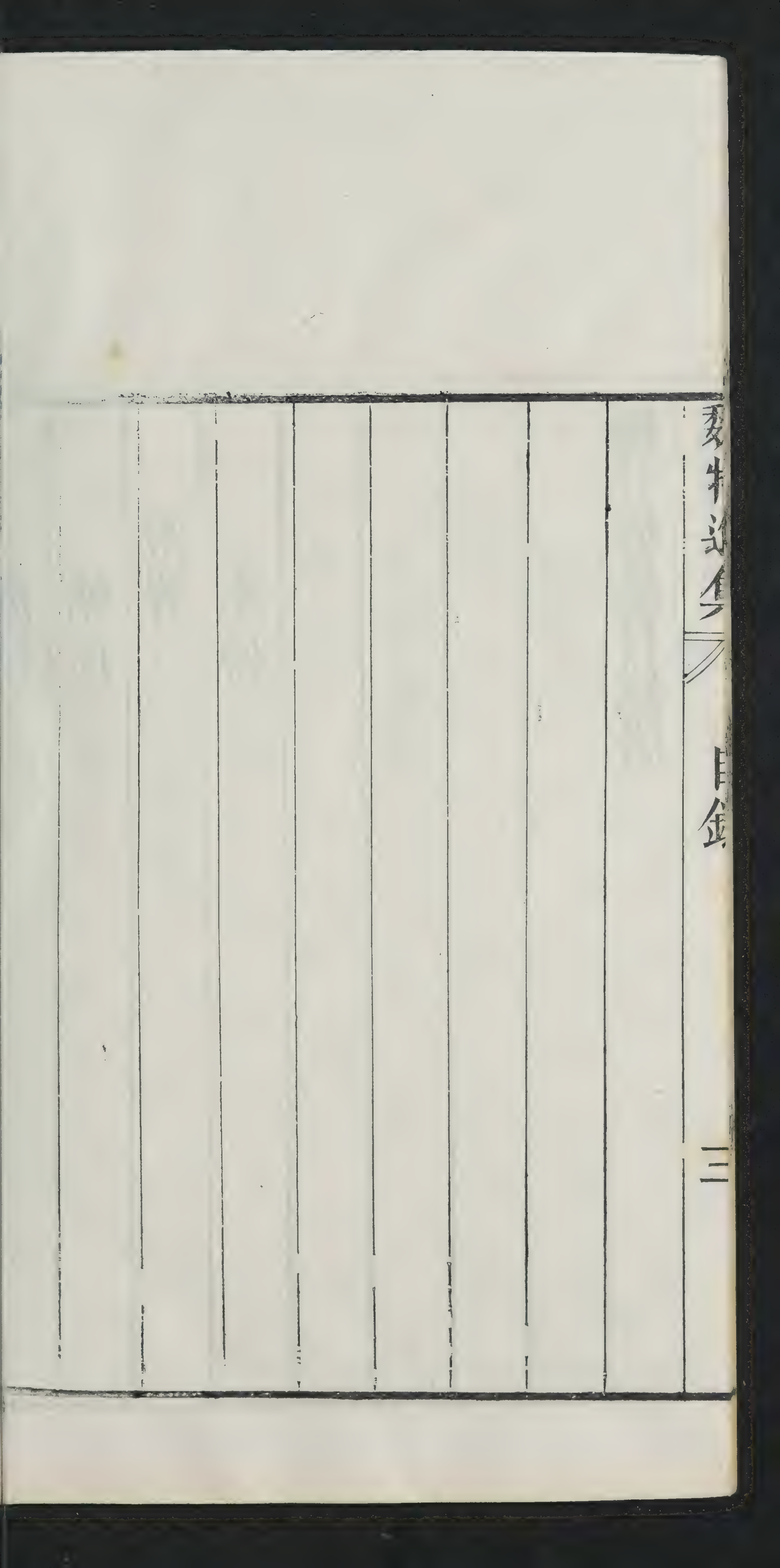
庭栢

蜡節

附錄

本傳

魏特進集目錄終



魏特進集卷全

齊鉅鹿魏收伯起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詔

爲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門下皇居帝邑槾日瞻星仞雉有常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孚萬國當陽負扆深存庇䀁濟下利物無忘懷抱昭仁訓俗不遺造次今臨嚮

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足溫華每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萬柱周架上迫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茲列蕪穢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與仍創棟宇規模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功張庶勞止縻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爲虛徹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剪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顧茲脩麗豈伊爾處自愧

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
獻武皇帝握玆乾紀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嘯咤
風雲紀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
之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
膺寶祚丞惟家祉仰祗先志尚竦玄門忍展聿
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悋國城何寶期
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此
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怪備於刻削光
華畢於圓彩頠使靈心肹蠁神物犇會眞覺唯

寂有感必通化爲淨土廣延德衆心若瑠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刼

爲魏禪齊詔

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祖宗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緜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頼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翦多難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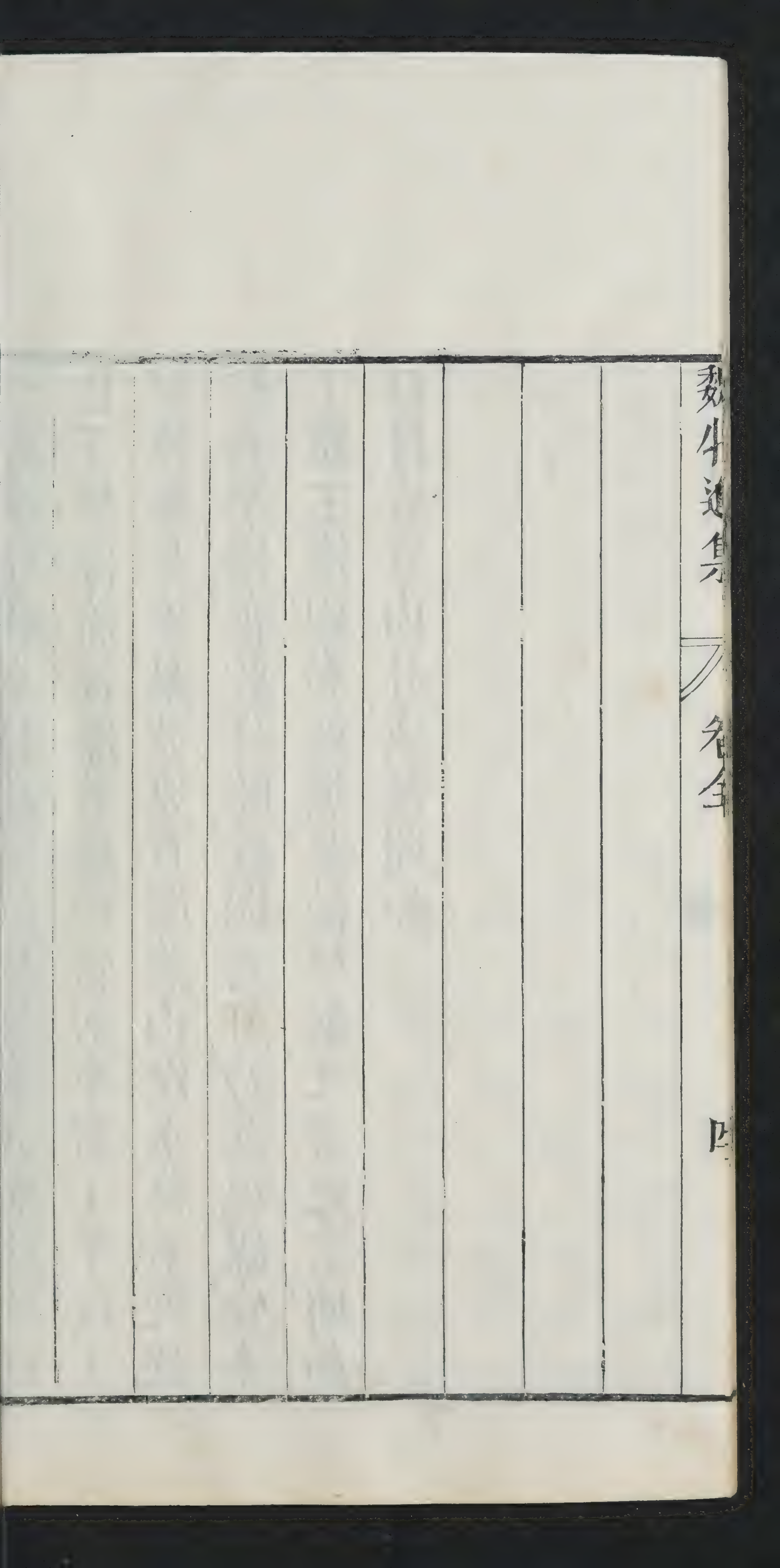
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巳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入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粃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

途謳頌塡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巳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王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

爲齊文宣西討詔

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

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用巳下甲汾流沇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長安臯彼兇首雖藏山没水終不縱赦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好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内外咸使聞知



册

加齊王九錫册文

於戲敬聽朕命夫唯天爲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嶽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騈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歷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

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覇德寔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絶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令中後命其敬虛受王樽風初舉建旟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耻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寡跡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遠光纘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

晏聲捷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
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灌
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
冑之地歘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氷散此又王
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迯方未
攸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畧風騰傾慑南海此
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陲亟
爲䴸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甌盡落其至如
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

旅、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滈風、相
攜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
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既飲醇
醪、附同膠漆、璮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
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讐、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
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甯、遐邇畢至、此又王
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
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荊江十部、俄而獻割、乘
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

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本兼呈九尾素過泰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中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

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舃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贄、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亂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

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顩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
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
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祗順往冊、保弼皇家、
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

禪齊帝冊文

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
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投珠、重華握歷、
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

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興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歷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勤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

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
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摠集入統機衡風
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覇風
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犇馳聲畧所播而鄰敵
順欵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
不服圖牒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
以表代德之期用啟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
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謙言愧之坐而待旦
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

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踰躝、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祗承歷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

啓

上魏書十志啓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喆。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圯。中原淆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

魏有天下跨踪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
極聖窮神奉人屈已顧盼百皇指掌萬世深存
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
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
爲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
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
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褊心末識輒在於此
是以晚始撰録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
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叙殊致河溝

徃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臣
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
卷。請續於傳末幷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
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隍深氷谷謹
啓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圓首、含氣呈形、總之於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銜甲之祕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爲宅、四海爲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唯夫三江五湖、九蠻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瞻星昧環拱之方、托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爲衆、長蛇稱長、石田無菽粟之用、衆人

非聲敎所孚是以年歷三僞棄而不有豈力不足葢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所遺理存惡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偃伯歸戰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堯心遂冠葢括途象胥提告推誠蹶然類識王道授衣禮節。拜首歸仁。舞戚所以爲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夙沙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欵。未勞征伐。而庸夫爲善希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徒語。聞利無匹夫之信。好虐有助鬼之心。白頭爲

賊曾莫自撰嘉文浮功甘於苟得罔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竪微蔑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趨走叨忝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諂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邱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爲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也大澤深山龍蛇並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穢任以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驟指蹤投紲鷙兎或擒而弱才負重折

足是處置之不爭之地盧出韓鄭之間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往年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逋亡刼奪行道侵掠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典驄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圖逆節拔本塞源委身賊虜逼脇居民翻蕩城池叉手曲躬千里唯諾殘賊相依忻同鱗水寵以大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安危契濶約以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虀粉之福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

掩擊事劇仇讐反覆剽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暮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爻食毛之屬可爲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塵垢任其斮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放麑食子有以可親觀臧窮否恥其並主獸心人面華裔同讐歸家懼執法之刑赳賊反噬臍之釁首領無地進退數窮遂騁邪說自託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雀而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監獲毒之人圖浮芥之小利忘邱山之大禍乃崇飾土偶被以

玄黃馳馬高蓋載驪爲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率我叛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後之衆蟻攢蚋集侵竊邊鄙恤患分災本不要於違僻違衆悖禮葢神明之所誅皇帝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佩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殊塗仝會百慮一歸中外禔福戎華俱庇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顧指則風雲總至迴眸而山嶽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

文德豈復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驂為功於一時示武於千載且天生五材有聞前古禍非我貽其得已乎遂置壇命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批熊擧輪之士翹關扛鼎之卒彼組橫矛執殳挺劒龍駒並躍驥子千羣沸聒天壤蒸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荆揚烏合一朝崩解塞州滿埜馘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釁鼓

楚兵吳甲積若山邱青鶻赤烏噎流斷岍千金之貴爲我貧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虛相陷誘指成提挈之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三秋拘網立匏朝不謀夕豈能搖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虛詭使蕭明貴孫面縛於徐泗景爲凶藪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醫固若此也兩端自

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滌蕩雖潼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殄、江淮屠酷、禍源釁迹、畧實爲之、上懼金陵君長致請設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洗父兄之寃、愚小猜驚將興異計、乘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傖楚、扇合無賴、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横、下則鴟峙淮淝、覬覦叛渙。

老疾姦回。不虛然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於烈火、鑿酒漿於漏卮、非乘景虛聲、委其實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當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捐親背德。於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脫於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之誠。更啓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爲。迷者遂去。若抽薪止沸。剪草除根。

壺首囊頭叉手械足逐國姦於司敗歸侵地於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棄無禮苟違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驛令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飾非之辨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顙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於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竦悖狗子攬亂四國庸可紓難棄若孤鶵何足戀戀於亂臣

勤勤於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雪，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後悔。

為東魏檄梁文

覩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一作所行，孰之能改，一作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

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立功濳運至
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
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
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隃
以好睦舟車遵浙州陸同光亭徼息犇走之勞
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我始而罷
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
於人間遂乾沒於世上嗚吠於爾朱之門鎮守
於普泰之日曾無爲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

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寛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毋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寶劾、寄以遊聲、軍機催勸、益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福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搆、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暱、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孌彼諸姬

破亡爲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擐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一作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監投命、豈將擇音、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擬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

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劾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檝爲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凫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蠢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

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刎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乘麾旗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僞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暫接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一作猶）子之親爲戎首之任

非獨（一作但）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一作復）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食鈎吻以療饑，飲鴆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天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今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一作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偏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遥

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漢江（一作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支（一作天）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爲多反覆山淵顛倒冠履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

內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

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

一作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

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

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伺熊蹯詎延

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危一作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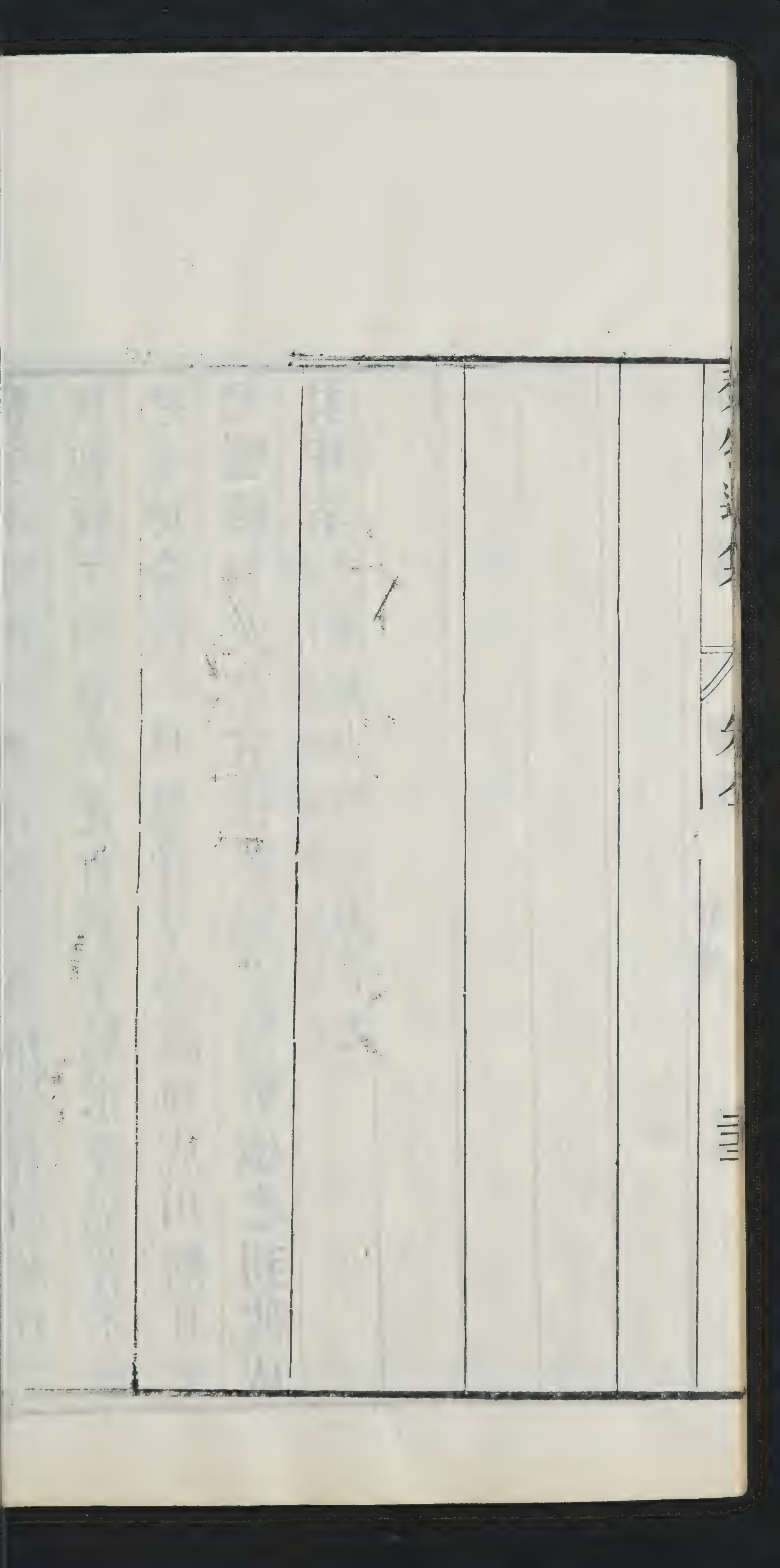
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斾長轂啓行迅騎追風

精甲耀日四七茲列百萬為羣凮飄雲動星羅

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

猶為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衡士龍。即援客卿之旅。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

秋冬氷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宣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此作是杜弼所製據藝文稱魏収作今姑存之



書

與李德林書

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湯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

重遣李德林書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

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

議

皇太子西面議

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

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某竊以爲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爲太子東宮

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案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爲本、又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爲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

文

枕中篇

收以子弟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嶽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

紀當定、想嘗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惡怨莫之前勳

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葢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嵠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寃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

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
滯於慍喜、不養望於邱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
相顧、愼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
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
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
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
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
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
而失宜、歸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

鬼執彊梁入四徑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

非法，不行非道，公畀爲巳信，私玉非身寶，過繒

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

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

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

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

違，跬步無巳，至于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

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

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

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眞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

爲齊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姦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頹

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
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諱夫四
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旣川嶽
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
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
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惕敬簡
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荅萬國之心永隆
嘉祉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績搆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

恩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祭文

祭荆州刺史陰道方文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于荆州刺史陰君之靈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旣言斯立聲禮窮詩器則清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邱壑願言朝市忘懐淡薄比契沉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塤篪合韻琹瑟

俱調丹墀、踵武清道、齊鑣跡、淪閑曠、心共津濠、乃眷平生、相忻同趨、殷勤宴喜、流連辭賦、濫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徒在、音徽空樹、昔猶肢體、與子袞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酹、贈以哀傷、嗚呼哀哉、

樂府

美女篇二首

楚襄遊夢去陳思朝洛歸參差結旌旆掩靄頓驂騑變化看臺曲駭散屬川沂仍令賦神女俄聞要虙妃照梁何足豔昇霞反奮飛可言不可見言是復言非

我帝更朝衣擅寵無論賤入愛不嫌微智瓊非俗物羅敷本自稀居然陋西子定可比南威新吳何爲誤舊鄭果難依甘言誠易

汚得失定因機、無憎藥英妒、必賞易侵違、

永世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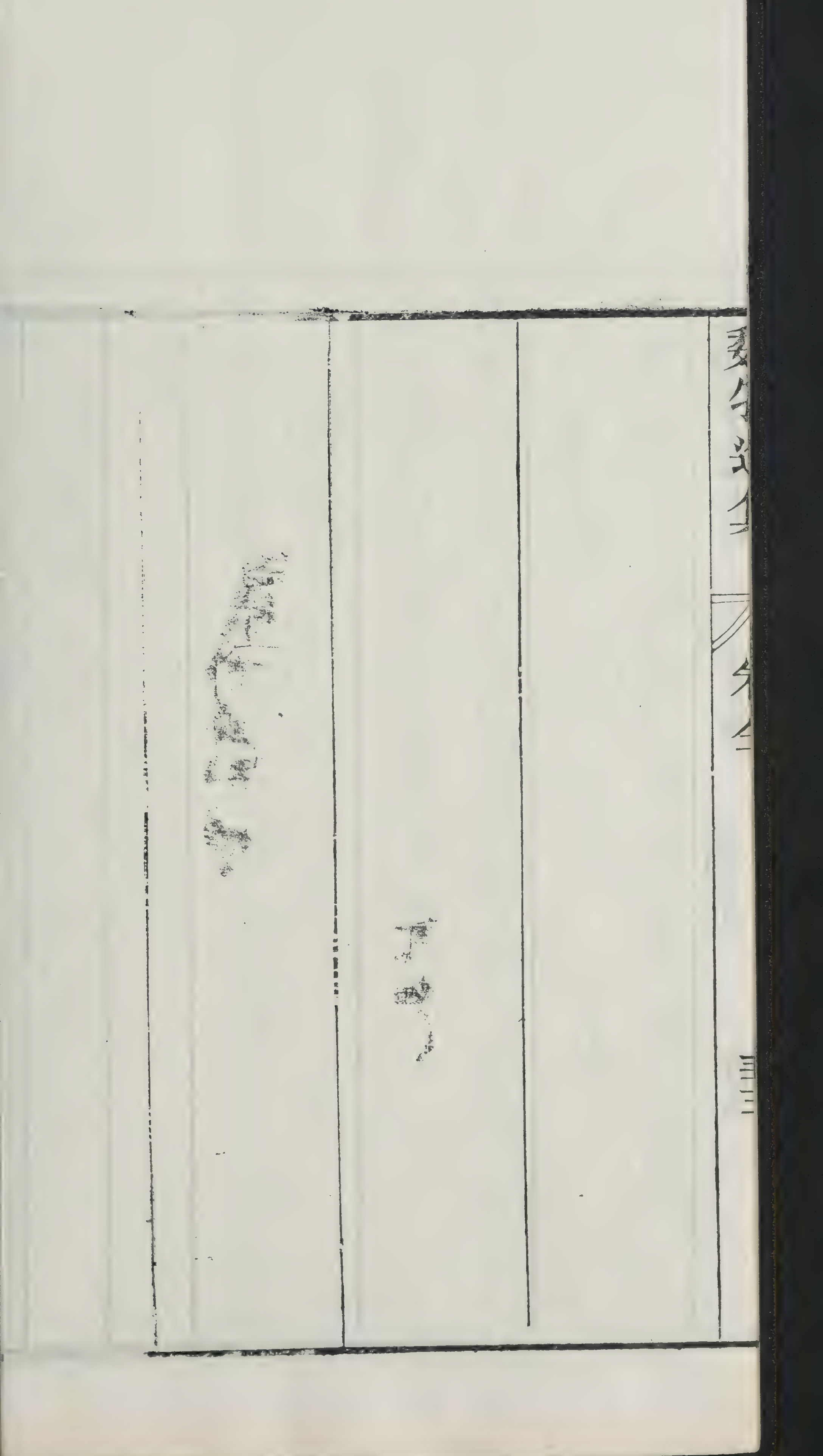
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須添、翠羽方開美、鉛華汙不露、關門今可下、落珥不相嫌、

櫂歌行

雪溜添春浦、花水足新流、桃發武陵岓、柳拂武昌樓、

挾琴歌

春風宅導入曲房簾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



後園宴樂

東馬輕燕外、獵雉陋秦中、朝車轉夜轂、仁旗指旦風式宴臨平圃、展衛寫屠穹、積崖疑造化、導水逼神功、樹靜歸烟合、簾疎反照通、一逢堯舜日未假北山叢、

喜雨

霞暉桀刻棟、礎潤上雕楹、神山千葉照、仙草百花縈、瀉溜高齋響、添池曲岸平、滴下如珠落、波

迴類壁成氣調登萬里年和欣百靈定知丹[illegible]
出何須銅雀鳴

看柳上鵲

背歲心能識登春巢自成立枯隨雨霽依枝須
月明疑是彫籠出當由抵玉驚間關拂條軟迴
復振毛輕何獨離婁意傷人但未聽

晦日汎舟應詔

裊裊春枝弱關關新鳥呼棹唱忽逶迤菱歌時
顧慕睿賞芳月色宴言忘日暮游豫慰人心照

月下秋宴

此夕甘言宴月照露方塗使星疑向蜀劍氣不關吳頁交契金水上客慰萱蘇何必應劉輩還來遊鄴都

五日

麥涼殊未畢蜩鳴早欲聞喧林尚黃鳥浮天已白雲辟兵書鬼字神印題靈文因想蒼梧郡茲日祀東君

庭栢

古松圖偃葢新柏寫鑪峰凌寒翠不奪迎暄綠更濃茹葉輕沈體咀實化衰容將使中臺麝違山能見從

蜡節

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徜心何所道籍此慰中情

本傳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于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

以日宴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
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
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
不立稾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
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
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兼中書
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
塡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熾
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

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悛乃宣言收普泰世
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
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
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賊
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
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
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
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

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兎。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帝乃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改，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父疾

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闕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

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歎服季景收初赴并頓邱李庶家

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輯

朝便有二魏收卒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邢輸之比卿邢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鄙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

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為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甯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

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

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拖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文數罪。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

經文藝善之類節會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
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
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
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
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或語而
不盡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
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旣陷梁梁鄱陽王
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
乃率部伍西上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

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仍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册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治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

促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

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

𥠖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
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
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
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
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
十一月復撰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
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
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
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

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焉所引史官恐其凌遍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眭元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

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同

附出於祖玄傳下與邱李虔家傳稱其本是

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

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亦不欲
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
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
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
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
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
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
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
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楊愔曰

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惜

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

早言之帝嘗遊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

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奉貳若賞傚

○須決行。此言若戲。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情以收言自白於帝自此便止

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餼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

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楊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

中爲詔誥文積日不出輒中書監皇建元年除

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

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

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

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

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

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

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

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議以

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
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
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
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
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
命送一本付幷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甯
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
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
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

乃虛心倚伏、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閤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

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直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文

[illegible]

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少年中以戒厲著枕中篇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

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如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士皆由王、五禮

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
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遊每以
言色相悅然提奬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
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
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
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
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
益得志自叙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

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獮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與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着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